

6204  
5302

民國三十年九月

輔仁大學  
語文學會

講演集

第二輯

民國三十年九月

輔仁大學  
語文學會

講演集

第二輯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出版

講演集第二輯

每冊定價國幣 七 角

編輯者 輔仁大學語文學會

發行者 輔仁大學

電話西局三九六

印刷者 京 城 印 書 局

和內北新華街

電話南局三五七〇

# 語文學會講演集

## 目錄

- 論語新證……………于省吾
- 詞略之類例……………陳君哲
- 禪母古音讀如定母說……………周祖謨
- 阢隍詞義之分析……………孫德宣
- 運用聲訓例證……………孫人和
- 談倒用印與篆籀之關係……………劉盼遂

# 論語新證

于省吾

張文襄公書目答問曾謂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省吾以為清儒所謂小學者爾雅說文之學也如追溯本原則曰由古文字學及古器物學以證發經義者其經學尤為可信顧清儒解經用力之勤可謂至矣即就論語一書言之自王夫之毛奇齡以降其可觀者無慮數十家而劉氏駢枝尤稱上選其證塙而明其詞婉而約精於禮制達於故訓誠考據家著作之極軌也茲編所釋約分七類有就文字形譌言之者八佾篇喪與其易也寧戚易為勿之譌勿古物字公冶長篇瑚璉也璉亦作連連乃軌之譌軌者簋之借字泰伯篇關雎之亂又予有亂十人亂均為嗣之譌有就文字音假言之者為政篇學而不思則罔罔古作亡通忘述而篇文莫吾猶人也文莫即文謨顏淵篇膚受之愬膚受即覲縷之轉語又子路無宿諾宿乃夙之借字憲問篇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治嗣古今字嗣通司有衍文者為政篇六

十而耳順耳字不當有有存古文者述而篇子在齊聞韶韶古文作瞿亦即瞿字憲問篇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說文蕢作臯即金文臯形之行變有伸魯論者子罕篇不為酒困魯讀因為魁困魁一音之轉義可並通先進篇仍舊貫如之何魯讀仍為仁仁即尼尼古夷字有伸鄭義者公冶長篇無所取材鄭一說古字材哉同允矣述而篇子不語怪力亂神鄭以怪力與亂神相對為文較王肅以四字平列於義為長子罕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鄭以必言未然之事固謂已事其說辨而覈又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鄭以兩端為本末是也有駁鄭義者憲問篇奪伯氏駢邑三百謂三百邑鄭謂駢邑三百家失之以上所舉謹就誦覽偶得述其概要蓋論語一書似為人人之所易讀實為人人之所難讀必也不囿於朱註不滯於漢詁解其拘攣得其會通尊古而不為泥詞疑古而不騰妄說惟求其義訓之所安而已若夫標新領異逞臆極辨專以駁難為能事吾無取焉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為

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按孔子自言其進道之程序六十耳順之義殊有可疑。孔子豈待六十聞言始知其微旨乎。皇疏引李充謂心與耳相從。朱註謂聲入心通。皆因文緣飾之說。焦循謂言入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此說尤誤。孔子豈待六十方知隱惡揚善乎。韓愈論語筆解謂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按韓解雖非。其不從耳順之說。自具卓識。又武億經讀考異據柳子厚引作七十而縱心。以心字句絕。按耳順之說。及舊讀欲字句絕。或心字句絕。均誤。耳字乃衍文。然自漢時已如此。則其衍必在秦漢之際矣。或以下言心而上增耳字。或而耳聲韻相同。因之誤衍。秦漢之儒傳經釋文。衍奪習見。余於尚書新證已屢言之。即就傳世各本論語考之。其文字異同頗有出入。馮登府論語異文攷證述之詳矣。此十四字應作四句讀。六十而順句。七十而從句。

心所欲句不踰矩句從猶順也。散文則通對文則從之義加於順。下二句係闡述上二句順從之義。且以結束全章。其本旨謂凡心所欲無不合法。念動情符不勉而中。蓋至六七十則一任自然。與道大適矣。古籍固屢以順從為言。詩皇矣。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即从也。詳詩經新證說文。比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全文偏旁从比反。正每無別。且从比二字義亦相函。韓非子難言言順比。滑澤。淮南子秦族莫不順比。順比即順從。易頤六五象傳。順以從上也。革上六象傳。順以從君也。是順從相屬為詞之證。莊子寓言。二年而從。三年而通。與六十而順。七十而從之句例相仿。綜覈此章。以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為發端。以心所欲不踰矩為收束。是以志字起。以心字結。中間均就心志為言。無涉於耳聞之事。且四十而不惑。不惑之語意已重於耳順。豈待六十始能耳順乎。心為五官之主。不應於心志之外祇言耳也。余幼讀論語。輒致疑於此。爰為之去衍疏滯。發正其讀。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

包咸曰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按訓罔為罔然以為形容詞誤矣下句則怠解為則怠然豈可通乎罔字本應作亡乃忘之省文東瀛景本古文尚書凡罔字多作亡敦煌本隸古定尚書罔字多作它它即亡之異文古文从宀與否一也凡經傳罔訓無者卜辭金文通作亡詩綠衣曷維其亡箋亡之言忘也列子仲尼知而亡情釋文亡一本作忘詩假樂不愆不忘說苑建本忘作亡是亡忘字通之證學就讀書言東塾讀書記論之詳矣先進篇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適可見學之必須讀書也述而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此可證學之貴無忘也王引之訓殆為疑是也然則學而不思則忘思而不學則殆謂讀書而不加思索則忘矣但思索而不知讀書則疑矣是罔之即亡亡之通忘審文覈義其信然乎

喪與其易也寧戚八

包咸曰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鄭玄曰易簡按易訓和易簡易均於文理不當說者以臨喪不哀為言亦與與其二字語意不符俞炎書齋夜話曰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也按俞說於義甚恰惟易具形殊無由致譌易乃勿字之誤勿者物之省書堯典平在朔易史記五帝紀作便在伏物管子小匡珍異物聚物乃易之譌詳管子新證墨子經上庫易也易亦物之譌詳墨子新證莊子應帝王物徹疏明天道中心物愷章炳麟並以物為易之譌淮南子主術不受贛於君注贛物也邵瑞彭謂物為賜之譌是均易物互譌之證又按莊子天道中心物愷釋文物本亦作勿書立政時則勿有閒之論衡明雩作時則物有閒之說文勿州里所建旗經傳勿通作物金文易作勿勿作勿形近故易譌凡喪紀備用飾終之具皆物也周禮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

凡內具之物。圉人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如斯者不勝  
詳舉。孝經喪親章。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簋而哀戚之。按棺  
槨衣衾。簋。簋者。即與其物之物也。哀戚者。即寧戚之戚也。禮記檀弓。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  
哀有餘也。正義。若物多而哀少。則不如物少而哀多也。按正義。以物  
與哀之多少為言是也。備物以行禮。禮與物相資也。禮器。故曰禮也  
者。物之致也。此章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分禮與喪二者告之。喪係就  
禮中之喪。禮言之。禮以奢儉對文成義。喪以物戚對文成義。物備於  
外者也。戚興於內者也。舊不知易為物之謠。故不得其解矣。

瑚璉也

公冶長

包咸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簋。簋。宗廟之器。貴者。鄭  
玄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惠棟九經古義云。當為胡連。春秋傳曰。  
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從玉旁。孔廡禮器碑又作

胡輦古連輦字通。按說文：簠，黍稷圖器也。从竹，从皿，甫聲。匡，古文簠。又，盞器也。从皿，从缶，古聲。朱駿聲疑即瑚璉之本字。金文簠字作匱。匡，匱，匱，舍，彝器。簠亦名匡。匡之義取於形之方耳。各家彝器圖錄著錄簠形，均係長方，多有蓋。銘文每有用盛稻粱之語。周禮：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鄭注：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按鄭說是也。說文以簠為圖器，正由未見實物耳。近人考釋古器形制者，多知彝器之匡，即論語瑚璉之瑚。然璉之究為何器，從無塙考。凌曙四書典故覈引三禮圖，謂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簠而銳下。按此乃臆說，不足為據。說文璉作璉，云瑚璉也。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簠。左哀十一年傳：胡簠之事，則嘗學之矣。杜注：胡簠，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簠。而鄭包注此經，均以夏瑚殷璉為說。與明堂位夏連殷瑚之說不同。按連當為軌之形，譌軌乃簠之借字。易損：二簠可用享。釋文：簠，蜀才作軌。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設

黍稷六簋于俎西。鄭注古文簋皆作軌。周禮小史史以書敘昭穆之俎。鄭注故書簋或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軌。書亦或為簋。按段玉裁改几為九是也。是簋亦作軌之證。古文偏旁从彳者或書於字之左。或書於字之右。書於左者習見。書於右者如槩文逆字多作𠄎。散氏盤還字作𠄎。都公錡追字作𠄎。是其例也。蓋古連字有作𠄎者與軌形相近。因而致譌。軌既誤為連。後又孳演為璉為楗。明堂位之夏連殷瑚。及包鄭注此經。夏瑚殷璉之說。均不可據。此與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之說。均係後人強為分別。至包注以簋簋為一器。尤誤。經傳簋簋習見。左傳作胡簋。後人但知夏商胡連之說。而不知其即胡軌之譌也。金文簋字多作𠄎。亦作𠄎。殿盤形圖或有蓋。或無蓋。左右或有耳。或無耳。此其大較也。說文以簋為方器。誤矣。

無所取材  
長公冶

鄭玄曰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一曰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  
字材哉同按鄭後說是也馮登府亦謂才材哉字通大戴記衛將軍  
文子性都其富哉任其戎孔廣森云哉古通以為材字秦伯篇才難  
不其然乎漢書王嘉傳才作材先進篇才不才史記仲尼弟子傳作  
材不材隸古定尚書哉字多寫作才詳尚書新證召誥智藏瘝在條  
西周金文凡語詞之哉亦均作才師訥毀哀才今日天炆畏降喪班  
毀唯民亡佺才彝恣天命故亡允才顯三才字並應讀作哉莊子列  
御寇必且有感搖而本才淮南子要略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並  
以才為哉夫子不取於由之好勇故云然取猶八佾篇奚取於三家  
之堂之取若讀材如字謂無所取於桴材拘文牽義矣

子在齊聞韶

述而

說文韶虞舜樂也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从音召聲左襄二十九  
年傳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矣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按韶亦作磬。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按春秋繁露：楚莊王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義與鄭異。段玉裁云：經典舜樂字皆作韶。惟此作磬。考說文，革部，鞀或作鞀，或作鞀。籀文作磬。從鞀，召聲。是則周禮為古文假借字也。按字亦作招。墨子三辯：山海經大荒西經，呂氏春秋古樂史記五帝本紀，均作九招。韶，磬招並諧。召聲，故互作。段以韶為正字，未可從也。依近世出土韶墳證之，應作韶。韶即卜辭及金文韶字之異構。羅振玉所輯金泥石屑著錄韶墳墨本十二紙，羅氏坳說云：古墳十有二，其十為潘文勤公所藏，它二不知誰氏物也。按十二墳前六紙銘文同，均云命嗣樂。太室墳第七、八十紙為令。韶墳第九紙為命，堯正。太室墳第十一紙為韶。韶墳第十二紙為韶。韶墳人九。古文四聲韻上聲二十四緩，古文滿作。與此

同。吳大澂釋為豹誤矣。友人孫壯伯恆以兩陶壝全形墨本見詒。一為命嗣樂土太室壝。孫以慮僂尺計之。高四寸二分。腹徑七寸二分。一為令土壝。壝高三寸五分。腹徑八寸五分。二壝均前三孔。後二孔。上可吹處一孔。共六孔。與余所藏癸壝制度同。癸壝見雙劍詒古器物圖錄孫跋謂山東青州出土。諸城尹慈經得之。以贈天壤閣主人。按以上所引金泥石屑著錄。十有二壝。與孫氏所藏二壝共壝十有四。孫氏二壝既係青州出土。前十二壝當亦同地所出無疑。由是可知齊之有韶樂。在古籍外。已得一新證。又可知韶樂之韶本作嚳。即契文金文之嚳字。作韶馨招者。均後起字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

鄭玄曰。為淺識者將為之。有精氣。不脩其德。而徒祈福祥。以或世沮功。怪力謂若石立社移。亂神謂神降于莘之屬也。見敦煌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梟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

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按鄭以怪力與亂神相偶為義是也李充謂力不由理是為怪力神不由正是為亂神亦可與鄭注相發明王肅以怪力亂神四字平列非也如王說謂不語怪可也力亂神三者豈夫子所不語哉一說力讀為啓卜辭啓字省作召亦省作力殷契粹編一百九片盧多力自上甲又三六八片乙子貞其力弼力力即啓謂祭也怪啓猶言怪祀於義亦通

文莫吾猶人也

述而

鄭玄曰莫無也猶若也文章之事無我若人言我最與才等也

見敦煌卷

子按鄭說未允劉端臨謂文莫即恣謨龜勉密勿蠱没文莫皆一聲之轉胡紹勳據詩皇矣求民之莫箋訓莫為定接近儒多宗劉說然劉說亦有未符但言龜勉則無主辭所龜勉者為何事自必增文以足其義度古人文字殊不爾也且躬行正須龜勉不應與龜勉為對文也莫者謨之省文詩巧言聖人莫之傳莫謀也釋文莫一本作謨